

# 数字经济中新质生产力的马克思理论分析

聂波

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昆明 650201

**摘要:** 本文基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生产力融合产生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深远影响。文章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在劳动力再生产、生产要素优化、成本效率提升和社会组织变革中的作用,以及其在劳动对象、资料和组织方面的新特点。同时,论述了新质生产力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角色,包括劳动的二重性、劳动力商品化、资本增值和劳动者与资本家间的关系。文章强调新质生产力通过分配、投资和借贷实现增值,并呼吁利用数字经济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建设。

## 引言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要驱动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理解和把握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生产关系,是我们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探寻理论逻辑,可以为我们的理解和把握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生产关系提供理论支撑。

新质生产力已然成为评价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的新标准<sup>[1]</sup>。传统生产力强调要素投入,新质生产力依赖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范畴内涵更广,具有产业领域广、技术含量高的显著特征,代表了生产力的跃迁。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数字经济是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塑产业形态、创造新价值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等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的新现象、新问题,其本质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信息技术与传统生产力相结合所形成的数字经济。本文将以数字经济中产生的新质生产力为切入点,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构成要素与生产关系互动关系理论出发,分析数字经济中的新质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基金课题:** 2024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空间效应研究”(项目编号:2024Y320);云南农业大学第十六届学生科技创新创业行动基金项目“云南省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分析”(项目编号:2023SR14);云南农业大学第十七届学生科技创新创业行动基金项目“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空间效应研究”(项目编号:2023N163)

## 一、数字经济及其本质

数字经济的兴起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它与传统生产力不同,更侧重于信息技术的融合与创新。技术革命是新质生产力诞生的关键,推动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引领了数字经济时代,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在数字经济中的表现对生产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关键领域:(1)劳动力再生产:数字技术已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关键工具,促使劳动者从体力劳动向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数字技术劳动转变;(2)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信息技术的发展优化了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3)成本与效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并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4)社会组织形式变革:数字技术推动了社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促使传统企业结构向结合互联网平台的新经济组织形式转变。

## 二、数字经济中的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不仅生产物质产品,也创造精神产品如科学、教育和艺术。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需求增长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财富的增长通过生产资料的积累体现,而新质生产力在旧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包括劳动对象、资料和组织。

### (一)劳动对象

一般来说,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资料主要是指以劳动为中介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劳动工具、机械设备、工厂厂房以及原材料等;而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则主要是指以人为中介的精神产品,包括科学、

教育、文化、艺术等。但是，在数字经济中，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已经成为数字经济中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信息技术本身还是其运行过程都具有劳动产品的属性，它是“劳动创造价值”这一价值规律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数字经济中新质生产力体现了劳动对象的二重性：一是劳动资料（信息技术）；二是劳动对象（信息技术）。

### （二）劳动资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种劳动资料。生产资料是直接投入生产过程的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则是维持社会成员生活和健康所必需的。随着科技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资料的概念和应用正在扩展。数字技术不仅能够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还能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手段提高生产效率。例如，人工智能在产品设计和生产中的应用可以优化消费者体验，而区块链技术中的智能合约则可以简化劳动合同的执行和管理，提高支付劳动报酬的效率。

### （三）劳动组织

马克思强调，在物质资料生产中，劳动组织的核心作用是将人与机器结合，扩展其作用范围。这种结合不仅促进了生产因素的更新，也引发了生产过程本身的革命性变化。在数字经济中，劳动组织展现出新的特点：数字技术的渗透性和对传统经济的革命性影响。这些特点催生了新质生产力要素，如信息和网络，它们与现有组织形式结合，形成了新型的劳动组织结构。

### 三、新质生产力所创造的价值：价值增殖过程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以理解新质生产力创造的价值。根据这一理论，劳动者的简单劳动创造价值，而剩余价值则转化为资本家的利润，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被剥削的关系。在这一体系中，劳动力成为商品，其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标志着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及其异化。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所创造出的价值是一种在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上体现了一定社会生产规律的剩余价值。

#### （一）劳动的二重性：从简单劳动到复杂劳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明确指出：“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就其存在方式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劳动<sup>[2]</sup>。”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即劳动者通过自己的体力、智力和知识等方面的投入，进行生产活动时所耗费的劳动量。从简单劳动到复杂劳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量上的变化，而是包含着劳动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所谓简单劳动是指以劳动对象为中介而进行的劳动，这就是指用最少的劳动资料和

最简单的生产工具生产大量的使用价值；所谓复杂劳动是指以劳动对象为中介而进行的劳动，这就是指用最少的劳动资料和较复杂的生产工具生产使用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创造出的价值体现了一种复杂劳动。这种复杂劳动首先表现在新质生产力所创造出价值规模上，其次体现在生产价值时间上。

#### （二）劳动力的商品化：从商品到货币

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不断创造出新的价值，并将创造出的价值以各种形式转化为资本，通过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来获取资本增殖。这种转化是以商品交换为形式、以资本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形式是商品交换，即商品交换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而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运用，劳动者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并没有转化为资本，而是以各种形式被资本家占有。“由于工人在数字经济时代创造的新价值远远大于劳动力的价值，工人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这是因为“工人在数字经济时代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价值，而这些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

#### （三）资本的增殖：从使用价值到价值

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通过对数字经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优化，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实现了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掌控。这种掌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数据的占有和利用。“数据的占有和利用”不仅意味着资本对数字经济生产要素的占有，也意味着资本对其进行优化配置。“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企业 and 行业中被广泛地使用。通过对数据的有效利用，资本能够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收益。其次是算法的使用。“算法”是指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对各种信息进行有效处理形成的数学模型，通过对数据进行收集、存储、分析和提取价值以实现经济运行过程的控制。算法在数字经济时代被广泛使用，推动着资本进行有效配置和生产经营过程的优化。再次是对数据和算法的控制。

#### （四）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价值增殖关系：从剥削到合作

在传统社会中，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者并从其劳动中获得利润，而数字经济时代则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多样化的参与生产经营和获得收入的途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从剥削转变为了纯粹的合作关系。资本积累的过程仍然存在，尽管具体形式可能有所变化。此外，表述中提到的“数字经济时代中，

资本家通过购买商品获得收入”可能需要进一步阐释，因为这可能被误解为资本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仅限于商品交易，而实际上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更为复杂。

#### 四、新质生产力的分配与生产过程

生产力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涵盖物质产品的生产，也包括精神产品的创造和人的意识活动。传统生产力在旧社会制度下是资本积累的基础，而新质生产力则由科技、知识产权、人力资本和信息技术等要素构成，在现代经济中创造价值。

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创造过程与传统方式不同，它通过“分配”这一中介实现价值增值，这涉及到对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马克思的理论强调了分配与交换、投资和借贷等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

##### （一）分配与交换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交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交换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交换侧重于生产资料，而资本主义的交换则通过商品买卖实现价值增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交换不能简化为资本主义的交换形式，因为它涉及到的不仅是劳动和资本等传统要素，还包括新物质要素。这些新要素通过再分配和交易实现价值的增值。分配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通过重新调整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价值关系来实现价值的增值。分配与交换虽为不同范畴，但都对经济活动至关重要。分配不仅在生产关系层面上对剩余价值进行再分配，也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层面上发挥作用。对于新质生产力，其价值创造是通过分配，尤其是再分配手段来实现的，这与资本主义中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值的方式有所不同。

##### （二）投资与借贷

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中，投资是指一种以货币为媒介，用于生产目的的资本支出，它可以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是指直接用于生产目的的资本支出，包括用于购买原材料、劳动力的资本支出。在数字经济中，一方面，由于新质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具有“数字化”特征，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创新还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技术、信息等非物质要素。因此，数字技术与传统物质资本之间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融合，进而产生新质生产力。在这种融合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对传统物质资本的简单替代，而是将传统物质资本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这种转化既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实现，也可以通过间接投资实现。这两种形式都是对新质生产力进行投资。在数字经济中，由于新质生产力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空间和更高回报，

所以企业会不断地进行投资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 （三）资本的循环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经历形成、积累和扩张的循环过程，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运动的本质。资本家通过积累和扩张资本实现价值增值，这涉及到生产和交换过程。数字经济中，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技术和模式的创新，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强了价值创造和实现的能力。然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资料的分离导致了传统与新质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和对立，这可能阻碍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价值增值。

因此，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在数字经济中实现增值，以及如何克服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和对立，是当前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 结论

总之，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重要意义在于，新质生产力在数字经济中对剩余价值实现再分配的基础上实现其价值增值。从“分配”这一中介手段来看，新质生产力不仅创造出新价值，而且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目的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物质基础和更为有效的组织手段，有助于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按劳分配这两种制度的有效结合。从这一角度看，数字经济中的新质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积极发挥数字经济在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努力推进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

#### 参考文献

- [1]李政, 廖晓东.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 14(06): 146-159.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95.
- [3]蒲清平, 黄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9(06): 1-11. DOI: 10.13718/j.cnki.xdsk.2023.06.001.
- [4]魏崇辉.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 理论与改革, 2023, (06): 25-38. DOI: 10.13553/j.cnki.llygg.2023.06.003.
- [5]姜耀东. 数智时代认识新质生产力的三维向度——基于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J/OL].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2[2024-07-0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027.C.20240627.1746.018.html>.